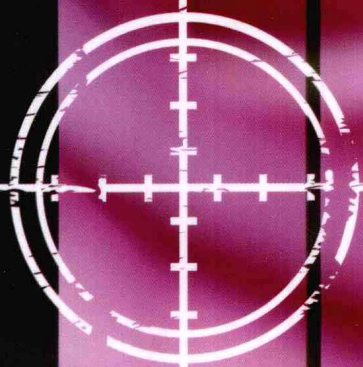


溫 柔 陷 阱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溫柔陷阱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陷阱 / 黄志远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741-971-6

I. ①温…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204 号

· 黄志远谍战作品系列 ·

温柔陷阱

作 者 / 黄志远
责任编辑 / 张 衍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270 千
印 张 / 16.75

ISBN 978-7-80741-971-6
定 价 / 28.00 元



第一章

1

阳光照耀着美丽的莱茵河。

这是莱茵河畔的一座别墅。河水缓缓地在玻璃长窗前流淌。赵小娟长时间地沉默着。3年来，她一直喜欢坐在这间靠河的办公室窗前，喜欢听面前的格林斯特所长用纯粹的英国口音讲话。然而，今天她面前的河水和格林斯特的目光却都像乌云一样压迫着她，令她有透不过气的感觉。

“可以派我去干其他任务吗？”终于，赵小娟憋不住地轻轻问了一句。

站在窗前的格林斯特在身旁的黑皮转椅上坐下来，重新点燃手中半截已经熄灭的雪茄，吸了几口后，才把问题还给赵小娟：“你说呢？”

赵小娟又低下了头去。其实，自己的话刚一出口，她就战战兢兢地意识到，问了一个最傻的问题，而且也是在 A 国经济情报研究所谁也不敢对格林斯特提的问题。尽管年近七十的格林斯特和蔼、可亲，但在 A 国经济情报研究所里，他是一言九鼎的帝王、统帅，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指令。

泪水在赵小娟的眼里打着转，这是她加入经济情报研究所以来，第一次

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4年前，在继父弟弟的资助下，赵小娟从中国的通海市来到A国留学。和欧洲一些国家一样，A国不准留学生打工，这就使赵小娟的生活来源必须靠叔叔，而这又是赵小娟最不愿意的事情。因为她能来A国留学，完全是继父临终前忏悔的结果。赵小娟5岁那年，继父胡文欣走进她的家。作为继父，胡文欣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对赵小娟从未打骂过一句，也没有让赵小娟改他的姓，为了使赵小娟的母亲能全力抚养赵小娟，他甚至同意妻子不再生育。但赵小娟一直和胡文欣格格不入，特别是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因胡文欣和她母亲关系暧昧而自杀的事情后，她更是从心底里厌恶胡文欣。母亲死后不久，胡文欣也患了重病，赵小娟作为家庭的唯一成员不得不陪在床前。胡文欣临终前，她听到胡文欣恳求从A国赶来的弟弟，帮想出国的赵小娟去A国留学，帮他这个夺走了赵小娟父爱的人赎点罪，胡文欣的弟弟答应了。回A国后就帮赵小娟办妥了留学A国的手续，并承诺由他负担赵小娟在A国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可赵小娟却很想自己能从胡文欣的荫庇下走出来。于是，她的一个老师，把她带到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带到格林斯特的面前。那天，格林斯特告诉她，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得到了A国政府的特许，如果赵小娟肯来工作，那她就可以得到一笔足够支付生活费和学费的薪水。当然附加条件也是苛刻的，赵小娟经过培训后，必须终身在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工作，刚满20岁的赵小娟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格林斯特。

“欢迎你成为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的一员。”在赵小娟签完合同后，格林斯特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等参加第一次培训时，赵小娟才真正知道，在合同书上签字后，间谍就成为她的终身职业，除非格林斯特或者他的后任们特许，否则她必须在这里干到干不动为止。赵小娟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帮她克服了心理障碍，格林斯特的循循善诱也让她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情报界最出色的女间谍。当了解了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的历史后，她一度还以能成为这个所的特工为荣。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其实是A国情报部门的一个机构，由于格林斯特是A国间谍情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个所担负着A国许多重要的间谍活动。赵小娟能成为这个所的特工，实在也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事后赵小娟知道，冒险、反叛精神、漂亮动人加上几乎没有任何亲属，是格林斯特招募她的主要原因。

加入了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后，赵小娟一方面在A国一所著名的大学



读书，一方面在 A 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受训。格斗、射击、潜伏、追踪、反追踪，凡和间谍有关的训练，赵小娟都完成得十分顺利出色。最后几个月的训练，才是赵小娟难以完成并感到厌恶的。这门专业课叫女性心理学，第一课是在格林斯特的办公室里上的。

“站起来，把衣服全部脱掉。”刚开始上课格林斯特所讲的第一句话，便让赵小娟吓得全身发抖。但这几年中，赵小娟已经养成了服从的习惯，而且格林斯特的目光里并无任何淫邪的成分，所以，赵小娟还是边流着眼泪边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格林斯特的面前。等她抬起头时，格林斯特却背对着她面向窗外的湖水，低沉地说：“一个优秀的女间谍某种程度上应该和妓女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男人面前都不应该有羞耻感。你要记住，女人的身体有时候也是最好的武器，你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如同发给间谍自杀药品未必是真要他自杀一样，学好这门课，是以备万一。”

以后的每堂课，都是在赵小娟脸红心跳的情况下结束的。赵小娟从录像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男女交欢的场面。格林斯特告诉她，这些录像都不是三级片，是格林斯特特地吩咐人去偷拍下来的，所以场景中的女人们的各种调情、挑逗都很真实。在播放时，女教官在旁边给赵小娟讲述此时此刻录像中男女的心态以及身体感受。令赵小娟奇怪的是，女教官居然每一次都能平静得像在讲述如何喝下一杯白开水。最让赵小娟难堪的是让她用手去熟悉男人的身体、激发男人的性欲，好在格林斯特没有让她去亲身体验如何和男人交欢。女教官告诉她，按以往训练女间谍的方式，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其他女间谍被招进来时，绝大多数都有过性史。谁知今天格林斯特把她召到办公室，布置给她加入 A 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回到她的出身地通海市去勾引一位已婚男人，还要拍下和这个男人在床上的交欢镜头。在格林斯特口授完她的任务后，赵小娟开始仇恨起这个曾被她视为慈父的老头。

格林斯特面带微笑地看着赵小娟。作为一个中国通，他知道此时此刻面前这个中国姑娘在想什么。凭他在 A 国谍报界的威望，从来没有一个部下敢像赵小娟那样，他却并没有因此而发怒。如果赵小娟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他反而会担心真的没有了半点羞耻感的赵小娟会完成不好任务。男人们渴望得到的是情人而不是妓女。若赵小娟像个妓女般出现在通海市那个男人面前，那肯定会把事情搞砸。

沉默了一阵后，赵小娟哀怨地抬头说：“我还有一个问题。”

格林斯特轻轻地点头，用目光鼓励赵小娟说下去。

赵小娟有些激动：“请你告诉我，当初招募我是不是要让我去完成勾引自己同胞的任务？是不是以后我在组织里要完成的都是这样的任务？”

“NO、NO。”林斯特摇头：“当初吸收你，是因为你适合成为一个特工。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我可以保证以后再不派你去自己国家收集情报，也不再让你干出卖色相的活动。”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小娟心里清楚，她所加入的这个组织是出于某种她不能问的目的，把她当作一张牌孤注一掷地打了出去，而她本人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那我保证完成使命。”赵小娟觉得说话的仿佛不是她自己，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

“有关通海市那个男人的资料，会发到你的邮箱上。记住我的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告诉你的是，你所担负的使命，对你的国家不会有损害。如果那个男人经不住你的诱惑，那也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格林斯特的话让赵小娟有了点好奇：她要去征服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2

夕阳西照，把一抹抹余晖辉涂在通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建筑物上。

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丁一鸣驾着他那辆有些破旧了的“马自达”轿车，缓缓驶出研究所大院。面前的街道上已是车水马龙，处于下班时间的交通高峰阶段，可丁一鸣却不紧不慢地开着自己的车，如同马拉松长跑队伍中的一个散步者，显得与众不同。

丁一鸣的心情如同他开着的车一样优哉游哉。没有人等他回家做饭或吃饭，也没有人在大小馆子里等他聚餐。此时此刻丁一鸣是通海市地地道道的一个闲人。闲人们最大的烦恼是不知如何去打发光阴，但丁一鸣却没有这等



烦恼。他有的是办法去独自消磨掉从现在起到上床睡觉前的时光并且还是快快乐乐的。

“我今天真的是没有空，真的。改日好不好？”想到下午拒绝市建筑公司老总纪谷野时所说的话，丁一鸣内心一笑。算上纪谷野，今天已经有3拨人想请他去“尝鲜阁”吃饭，但统统都被丁一鸣以“没空”拒绝了。“尝鲜阁”的美味佳肴并不是不对丁一鸣的胃口，但丁一鸣就是不想去领那拨人的情。说起来，纪谷野算是丁一鸣认识十几年的朋友，口袋里有的是钱，丁一鸣之所以拒绝，是他不想成为旁人和爱妻林萍萍之间的一个说客。

丁一鸣家有娇妻——比他小3岁的林萍萍。丁一鸣对林萍萍的爱可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含在嘴里怕化，抱在手中怕掉。林萍萍在整个通海市无疑是大大鼎鼎、叱咤风云的人物——执掌通海市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一鸣正是出于对林萍萍的爱护才拒绝参加几乎天天都有的宴请。他心里清楚，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攀上和林萍萍的关系才请他吃饭的。只要他去了一次以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他宁可回家泡碗方便面也不去赴宴。

爱的持久需要理解的支撑。

在通海市这个现代化城市里，一周没有几次宴请的男人大多是没钱、没势、没地位的普通人，以丁一鸣目前的地位而论，他算不上普通人，可他却宁可像普通男人一样守着一份晚餐前后的寂寞。因为他爱林萍萍。

丁一鸣是在大四的时候认识林萍萍的。作为通海大学学生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丁一鸣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校际比赛。这一年，他每次参赛都会在观众席上看到一位漂亮女生，吸引丁一鸣的不仅是这位女生的俏丽，而是她眼神中流淌出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韵味，坦率地说从第一次看到对方，丁一鸣就魂不守舍地想再次见到她。不久，丁一鸣就知道这位每次都来看他比赛的美眉就是他闻名已久的这届通海市高考女状元林萍萍。过了没多久，两人对视的目光就擦出了火花。

林萍萍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先是校团委书记、后来是市团委书记，再后来是市府副秘书长、秘书长直到前年当上通海市副市长。这期间，丁一鸣和林萍萍结了婚，成为通海市最令人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如果说两人的夫妻生活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至今林萍萍还没有生育。原因是林萍萍实在太忙，而暂时不让妻子怀孕又是丁一鸣主动提出来的。在丁家，丁一鸣是3代单传的独生子，父母早就盼着能抱抱孙子，可为了支持林萍萍，丁一

鸣硬是顶住了家庭的压力。除了偶尔有点淡淡的遗憾外，他对外界议论他结婚不生子的讥笑坦然处之。

丁一鸣慢慢悠悠地开着他的旧车，慢慢悠悠地想着往昔的那些事情，心里甜甜的。原本丁一鸣下班时想好回家边喝上一点小酒边看几盘最新的电影碟片，但看到通海市国家安全局楼顶那面红旗时，他突然改了主意，掏出手机给好朋友雷建刚打了个电话。

“在干嘛？”在通海市，高中同学雷建刚是丁一鸣的铁哥们。

雷建刚是通海市国家安全局欧洲处的处长，电话里，他的声音不像丁一鸣那样轻松：“在看点东西。”

丁一鸣问：“晚上一道喝两杯如何？我已经在你门口了。”

雷建刚犹豫片刻后否决了丁一鸣的提议：“不行呵，我晚上还有一个会。”

丁一鸣讥讽道：“为了通海市的老百姓，我求你别太忙好不好？你越忙，就说明通海越不太平。你得出来走走，让通海人民知道天下无谍。”

雷建刚笑了：“看来你这个大所长得补上国家安全教育这一课，否则，间谍睡上你的床你也不会知道。”

“去你娘的。好，我走了。等抓到间谍后别忘了让我亲眼瞧一瞧。”丁一鸣关上手机，继续驶向回家之路。

身材高大的雷建刚站在办公室窗前，笑呵呵地看着丁一鸣那辆旧车在车流中消失后，他不仅感慨：有丁一鸣这样的丈夫，不仅是林萍萍的福分也是所有通海人的福分。像丁一鸣这样无怨无悔支持妻子当好市长的丈夫，在雷建刚认识的市领导亲属中绝无仅有。柔似水，硬似钢。雷建刚钦佩老同学、老朋友性格中的优点。不过，雷建刚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忧：一旦丁一鸣性格中刚的一面强烈起来，不知会给市长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晚饭后，连着看完二张碟片，丁一鸣才听到院子里响起“滴”的一下喇叭声。这是他和林萍萍的司机小柳约定的暗号，表示林萍萍已经回家。他禁不住走到窗前，看着林萍萍关上铁门，踏着月光走向小院的台阶。一时间，丁一鸣仿佛看到向他走来的还是当年那个单纯可爱的女孩，结婚七年了，这份感觉时常会萦绕在他的脑中，使他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林萍萍的爱。

林萍萍踏进宽敞的客厅时，丁一鸣还待在窗前，只是身体侧过来面对着和当年相比多了几分妩媚和成熟的妻子。



“你发什么呆呀？”林萍萍娇嗔地走到丁一鸣面前，取下丈夫手中快要熄灭的烟蒂。

丁一鸣轻轻地把林萍萍揽在胸前，抚着妻子的肩说：“我在想当年你来看我比赛的事。真想不到当年的小丫头变成大市长了。”

林萍萍闭上眼睛，心荡神驰地说：“可你没有变，还像当年一样。”

丁一鸣胸中涌起一阵骚动，他拦腰抱起林萍萍，边欲亲吻因喝了酒而脸色红扑扑的林萍萍边向卧室移动。

林萍萍轻轻地挣扎着：“一鸣，我太累了，困得很。”

丁一鸣体内的骚动被压了下去。他没有放下林萍萍的娇躯，仍旧把她抱进卧室、抱到床上。林萍萍温顺地没有再挣扎，只是在这过程中蹬掉了脚上的鞋。而丁一鸣把林萍萍放到床上后拉过被子盖在困眼难睁的妻子身上。

丁一鸣再次倚靠在窗前，慢慢地抽着烟，无声地俯视洒满月光的市长小院。身后的妻子已经进入梦乡——补充精力以备明天更多的忙碌。而他却一点倦意也没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他不知为何竟有了几分落寞、几分惆怅。

尽管丁一鸣不愿意去多想什么，但心理上的某种变化却正在悄悄地侵袭着他、改变着他。

丁一鸣更不知道此时此刻，一个陌生的、远比当年的林萍萍更俏丽的年轻女子正在谋划着搅翻他苦苦守着的温馨小家，同时逼近他的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某种危险气息。

3

通海市的深夜正是 A 国的清晨，密不透光的窗帘把赵小娟的居室遮得如同通海市的长夜一样。一夜的难眠，也令赵小娟有了如同夜晚才有的困倦。自从在 A 国经济情报研究所里接受完训练后，她就很少再把居处的窗帘拉开。她总觉得自己走进了黑暗，只有在灯光下才能让她有点光明之感。

从格林斯特的办公室出来后，赵小娟就一直处在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中。尽管明知道格林斯特的指令不容抗拒，尽管她所受的训练使她足以完成好格林斯特交予的任务。可她的心理和生理上都没有作好去勾引一个男人的准备。

最让赵小娟痛心的是：昨天晚上，赵小娟带着怨愤主动地去了和她同窗3载的A国同学艾德蒙的居处。艾德蒙是在赵小娟加入格林斯特的组织后不久转到她班上来的。在这3年中，艾德蒙给了赵小娟很多帮助。她能成为计算机学业上的佼佼者离不开艾德蒙的帮助。少女的敏感，令赵小娟知道艾德蒙喜欢她。由于自己的前途难卜加上艾德蒙显而易见的克制，两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接受格林斯特的任务后，赵小娟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艾德蒙。与其让一个陌生的男人占有还不如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喜欢着自己的男人。然而，在赵小娟主动明白无误地向艾德蒙表示她的意愿时，艾德蒙却退缩了。艾德蒙向着羞愧的赵小娟坦白：他只是格林斯特的一个雇员。按照格林斯特的要求，艾德蒙要保证不让赵小娟受到其他男人的勾引，同时他自己也不能和赵小娟成为有肉体关系的情侣。至于格林斯特为什么要这样做，艾德蒙一概不知。赵小娟是在抽了艾德蒙一个耳光后，流泪冲出去的。她对格林斯特的恨因此更加深了一层。

憎恨归憎恨。有一点赵小娟还是清楚的，那就是她摆脱不了格林斯特，也不能拒绝执行格林斯特的任务。在A国经济情报研究所受训的这3年，令她知道任何人只要踏进间谍这个行当，就永远只能过两面人的生活。不服从就是死亡，除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按照惯例，昨天晚上赵小娟就应该打开电脑阅读格林斯特发给她的邮箱。但从艾德蒙那里回来后，赵小娟一直抱膝坐在床上，远远地避开着放在客厅里的电脑。除了对格林斯特的抵触情绪外，她还恐惧地不想去看那个她将要去勾引的男人的有关资料。她能肯定，格林斯特会把那个男人的照片发给她。果然，当她不得不无奈地打开电脑后，有关的背景资料赫然出现：

丁一鸣，男，36岁，通海市人。通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毕业于通海大学。无不良嗜好、无不良记录、无婚外史。喜欢驾车、少量喝酒、抽烟。妻子林萍萍33岁，通海市副市长。夫妻感情笃厚。无子女。薄弱之处：由于妻子工作繁忙，丁一鸣不能享受到尽情的男女之欢。



荧屏上，除了对丁一鸣的文字介绍，还有许多丁一鸣的照片：住宅的、办公室的、郊外的、驾车的，甚至还有丁一鸣在浴场里的照片。最让赵小娟瞠目的，是那张丁一鸣在浴室赤身裸体冲浴的照片。在感叹格林斯特无所不能之余，赵小娟的脸不由地发烫。丁一鸣健美的身躯和明亮的眼神，像一把火照进她心中的某个角落。

关上电脑前，赵小娟在“夫妻感情笃厚……不能享受到尽情的男女之欢”这段有所矛盾的字眼上又扫了一遍，她要完成使命的困难和便利之处都在这段文字中点明了。她多少有点为自己要委身的不是一个劣迹斑斑、丑陋不堪的男人而感到庆幸。

这天下午，格林斯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了赵小娟最后的教诲：“记住，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丁一鸣算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决不能对他动真感情。这种感情会是毁灭性的，因为一旦他知道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帮组织掌握他、控制他，他就会恨你。你和他决无感情可言。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他是敌人。”

第二天，赵小娟踏上了她危险的回国之路——她要让一个痴爱着自己妻子的男人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就在这一天，格林斯特所长向他的属下发布了“夜莺计划”启动的指令。

通海大学教授张雅凤坐在校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上翻看着一本厚厚的外文资料。每天下午1点到5点，张雅凤都会坐在这里读书、写作。虽然这是公共图书馆，但这个位置私密性很强，一面靠窗，一面是一张书籍陈列橱，前面又有一张陈列橱挡着，背后则是通向图书馆库房的门，其他读者若不是特意拐进来的话，根本看不到坐在这里面的张雅凤。偶尔有一年级的新生或外来读者在张雅凤还未到来时想占用，图书馆工作人员就会出来劝阻，连临时占用一下也不行。这里俨然成了张雅凤的一间私人办公室，放着的椅子也和大厅里的木椅子不同，那是一把镶皮的红木椅子，上面有一块红丝绒的软垫，这把椅子是张雅凤选中这块地方后，原来的校图书馆馆长特地从自己办公室搬来的。这些优待只证明一个问题，在通海大学，张雅凤受到格外的尊敬。

张雅凤是通海大学老校长邵如祥的遗孀。老校长在世时，为通海大学跻

身于国内一流名牌大学作出过很大贡献，至今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还有他的大理石塑像。但张雅凤受人尊敬并不仅仅因为她是已故校长的遗孀，还在于她本人就是国内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且桃李满天下。连现在的通海大学校长也是她当初带出来的博士生。别说现在让她单独在图书馆阅读室占用一个位置，就是特地给她配一间办公室也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样的待遇校领导班子中早有人提过，但否决的是张雅凤本人。她不同意享受其他教授享受不到的待遇。只是对在公共图书馆里这块能看外面草坪上已故丈夫塑像的地方享受到点特殊待遇，她没有表示反对。不过她也并没有白白享受这份算不上什么的待遇。退休后，每年她都在这里翻译出一至二部当代外国文学专著。通海大学只要新编有外国文学教材，其中必有她选译的作品。她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海大学这所令海内外学子称道的学府的一个骄傲。

今天，张雅凤仍旧像往常一样坐在固定的位置上。

“张老师，这是今天的晚报。”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把一份报纸放在张雅凤的面前。这是张雅凤在图书馆享受的另一个待遇，每天都是看完晚报后她才离开图书馆的。

“谢谢噢。”张雅凤报以微笑。等图书馆送报的工作人员走后才打开报纸。张雅凤读报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先看报纸中缝广告，今天她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她的双手突然发起了抖，目光死死地盯在一条寻人启事上：“旅欧华侨张念祖寻找胞弟张念宗。”

报纸上的这条寻人启事在常人的眼中根本不会在意，但此刻却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戳在张雅凤心头，伴之而来的是恐惧和激动。张雅凤知道，这条广告意味着她几十年前加入的A国情报机构需要和她紧急联系。

“老天爷呵——我该怎么办？”许久，张雅凤才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长叹。她最担心的事终于在她晚年的时候发生，A国情报机构在召唤她效命。曾经有一段时间，张雅凤曾梦想过A国情报机构可能会因她声望渐盛而永不召唤她，可现在她明白了，哪怕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A国情报机构那个头目格林斯特的眼里，她也只是个登过记的、受命潜伏在通海市的间谍，是他们手中随时可动用的一枚棋子，她的命运掌控在他们的手中。

一个行将入土的间谍就此被激活。



通海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局长陈伟东、原欧州处处长、原副局长张铁山、欧州处现任处长雷建刚 3 人每人都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张铁山讲述完一桩憋在他心中几十年的事情后，办公室里陷入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文革初期，张铁山是通海市公安局一处的反间谍科科长。当时，某大学有个校工喝醉了酒后称自己现在是 A 国的特工，每年可领很多津贴。言者无意、闻者有意。此事被反映到了张铁山那里。调查下来，此事确有。那个校工倒真是 A 国情报机构在通海市情报网的一个成员。这个情报网共有 3 人，主要负责人是从 A 国留学归来在某大学当教师的江桑秋，那个校工和另外一个成员都是江桑秋回国后发展的。A 国情报机构给这个情报网下的命令是长期潜伏。这事汇报到当时的通海市公安局“革委会”后，某些领导邀功心切，下令立即抓获这个情报网的所有人员。在当时的形势下，张铁山无法抗拒命令。但他认为：在这个情报网没有任何破坏行动的前提下，暂不动它为好。因为通过这个情报网可以了解 A 国情报机构的动向，何况那个校工已经同意担任卧底，以后等这个情报网有所行动并将危害到国家利益时再抓也不迟。

在自己意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张铁山根据那个校工的口供抓获了这个情报网的另外两个成员后，并没有再去追查江桑秋的恋人、通海大学女教师张雅凤。而根据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张雅凤极有可能和江桑秋同时在 A 国加入了谍报组织。张铁山当年故意冒险留下张雅凤这条线索，是想继续观察 A 国情报机构在通海市的动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张铁山一直在监视着张雅凤，但自从江桑秋等人被公开处决后，A 国情报机构就停止了在通海市的活动，张雅凤也没有和 A 国方面有过任何接触。等到张铁山退休时，张雅凤已经是闻名中外的大教授。张铁山只好把此事埋在了心里。在张铁山

认为此事将成为永远的悬案的时候，这几天他意外地发现通海晚报上连续出现一则寻人启事，其方式、内容和当年江桑秋口供中与A国情报机构约定的联络方式完全一样。他推断：A国情报机构在召唤张雅凤。

陈伟东和雷建刚听完张铁山的讲述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张雅凤在通海市太有名了。这样一位学贯中西、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学者竟会是A国的特工，这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

张铁山又掀熄一个烟头后，有点不高兴地问：“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案卷我已经拿来了，你们自己可以看嘛。”

陈伟东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起身打开窗户，然后边替张铁山的茶杯里续水边说：“老局长呵，在我们这个行当，你是专家，我怎么会不相信你的判断。只不过我和雷处长都是通海大学政教系先后毕业出来的学生，张雅凤曾经是我们尊敬的老师，现在要我们立刻相信她是潜伏的特务，有点转不过弯来嘛。雷处长，你说是不是？”

雷建刚表示同意地笑了笑。

张铁山的脸色和缓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说句心里话，这些年我看着张雅凤一步步从一个普通的教师成为通海市的著名人物，我也不希望她是间谍。可事实是她洗不掉嫌疑。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的那则寻人启事，我会永远把这件事烂在心里的。”

陈伟东正色道：“老局长提供的情况很重要。通海市是离上海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港口城市。三十多年前A国情报机构就在通海设立情报网，说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重视。暂且不说张雅凤是不是间谍，A国情报机构想在通海干什么，也是我们必须查清楚的事情。雷处长，你立即抽调处里最精干的人员组成一个专案组，你自己当组长。”

雷建刚点头：“今天我就把专案组的成员名单报给你。”

陈伟东又转向张铁山：“老局长，这个案子几十年前你就领导过，这次请你也参加这个组，当他们的顾问。”

张铁山：“没问题。三十多年了，这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雷建刚站起来：“局长，等这桩案子结束后，我请求局里给我处分。”

陈伟东一笑：“你这是唱的哪门子戏呵？”

雷建刚诚恳地说：“A国情报网这件案子，我曾经仔细看过案卷。对张雅凤和江桑秋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有过疑问，特别是江桑秋交代A国情报机



构和他约定的联络方式，我也知道。可是，如果这次不是老局长的细心，从报纸上发现了 A 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信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作为欧州处处长，漏掉这样重要的信息，我认为是一个自己的失职。”

陈伟东点点头：“能严格要求自己当然是应该的。老局长的执着，值得我们学习。处分不处分的事以后再说。”他看看手表：“我还有点时间，干脆我们来议议这个案子。我有几个问题供你们考虑。一是 A 国情报部门为什么要用土得掉渣的方式来联络潜伏人员？二是如果张雅凤是潜伏人员，她有没有建立起新的情报网？三是通海市有哪些目标会引起 A 国情报部门的关注？四是张雅凤的学生遍天下，有几个还是省部级干部，她本人又是著名的学者，在对她的调查中如何消除可能会有负面影响？毕竟她现在只不过是有点嫌疑。”

雷建刚的心里沉甸甸的。他听出了局长的弦外之音：张雅凤是目前唯一的嫌疑人，但证据并不确凿，她的社会地位又很显赫，对她的调查若稍有不慎，这屋里的三个人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5

通向丁一鸣办公室的走廊里静悄悄。

赵小娟怀着异样的心情随她的顶头上司，计算所软件开发室主任陈恩光朝丁一鸣的办公室走去，这是她到通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上班的第八天。

通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是一家国营单位，讲究等级、讲究规矩。赵小娟通过毛遂自荐顺利地进入计算所工作后，发现平时要见丁一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进所第一天，她原以为丁一鸣会来见见她这位国外归来的工程师，可惜到下班也没见到丁一鸣的人影。她的到来似乎根本未引起丁一鸣的注意。计算所没有正所长，丁一鸣这个副所长实际上是一把手，找他的人很多。不管是在走道上还是在食堂里，只要丁一鸣一出现，他身边就有人围上去说这说哪，在旁窥视的赵小娟根本没机会接近。身为一个容貌出众的美人，赵小

娟的“回头率”一向很高，可是好几次丁一鸣从她身旁走过竟然都没有回头。试过几次后，赵小娟知道要仗着自己的漂亮接近丁一鸣根本不可能，也只会遭他看不起。有林萍萍这样魅力不减的漂亮妻子在身旁，丁一鸣对漂亮女人已经有了免疫力。要想引起丁一鸣注意，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丁一鸣关心的工作上做出成绩。那天，赵小娟从陈恩光那里拿来金海物流公司要的物流软件设想，晚上通过伊妹儿发给了格林斯特，结果，等她一觉醒来，她的邮箱里已经有了设计得很好的全套软件。她知道金海物流公司要的物流流通软件对通海市计算所来说是个难题，但对A国那些世界一流的软件设计师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果然，她把软件交给陈恩光后，大受赞赏并博得了丁一鸣召见的机会。

“请进”。丁一鸣在办公室里冲着门外的叩门声应了一句。

陈恩光推门进来：“丁所长，我们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是容光焕发的赵小娟。等丁一鸣抬起头后，陈恩光介绍道：“这是我们室新来的软件工程师赵小娟。”

当丁一鸣的目光和赵小娟的目光相遇时，他不由地心头一荡，一股如同当年在学校篮球场上第一次看到林萍萍时的感觉泛上他的心。

赵小娟带着几分娇羞先打了招呼：“丁所长，你好。”

“哦，请坐，请坐。”丁一鸣从短暂的愣怔中醒悟过来。他直起身，招呼二人在办公室会客区的沙发上坐下。

丁一鸣这两天心情好极了。半年前，通海市最大的金海物流公司请计算所设计一个物流软件，双方合同约定3个月完成软件设计。可是合同期到后，拿了钱的计算所却拿不出金海物流公司适用的软件，交货期一拖再拖。金海物流公司老总发出了很难听的话：“要不是看在林市长的分上，非把这个丁一鸣告到法院去。”事情搅到自己当市长的妻子身上，丁一鸣的恼火可想而知，偏偏陈恩光他们又拿不出东西来，他怎么急也没用。谁知，在陈恩光那里当软件工程师的赵小娟刚刚进所3天，就解决了设计上的难题。软件交到金海物流公司后，金海物流公司的老总亲自给丁一鸣打来电话，说软件性能良好，许多优点是合同中没有写上的，那家伙还连连说多等三个月值得，不光道了歉还表示要多付50%的费用给计算所。丁一鸣一高兴，打电话叫陈恩光把赵小娟带来，他要亲自表扬这个刚刚从A国毕业回通海市的年轻工程师。他想不到这位替计算所立了大功的工程师居然是个笑声甜美、